

高原的绿

李湛全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作者简介.....	7
序.....	8
自序.....	9
第一章 心声篇.....	10
观沟黄土原.....	10
池塘边的小学校.....	11
枣儿红了的时候.....	12
囤儿.....	14
谷子.....	15
娘家.....	16
陕北的瓦器.....	17
牛.....	18
桑树赋.....	19
野菜的回亿.....	20
飘香的洛川塬.....	21
乱的交流.....	22
高原的绿.....	23
秋.....	23
连阴雨.....	24
雾.....	24
“烂柯山”游记.....	25
谒甘罗墓不遇记.....	26
砍柴去.....	26
做豆腐的年月.....	27
消夏秦之声.....	28
甜甜的玉米棒.....	29
旧历年.....	30
忆母三章.....	31
五月集.....	32
石头镇.....	33
洛川赋.....	33
猫.....	34
古三川游记.....	36
古郿城寻踪.....	38
乡老太进京讲学记.....	39

他把香甜留在人间.....	39
洛川籍台胞聚会台北.....	42
有这样一位老人.....	44
异彩明珠.....	45
致富能手余德成.....	46
凤栖花灯会.....	46
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风.....	47
一切为了孩子们.....	48
高尚的美德.....	49
“叔向贺贫”新解.....	50
“土”字析.....	51
想起了魏文侯.....	51
龙年说“叶公好龙”.....	52
贪官的侥幸与倒霉.....	53
我之不吸烟.....	53
有感于关云长“背信弃义”.....	54
高槐古柏小记.....	55
面花老太韩菊香.....	56
多彩的发式.....	56
“小台湾”村的女当家.....	57
第二章 咏叹篇.....	66
万凤塔歌（注一）.....	66
宋代石雕歌.....	67
开抚古城歌（注一）.....	68
凤栖迁城歌（注）.....	68
隋唐鎏金佛造像歌（注）.....	69
马翅谷血案歌（注一）.....	69
史家河石窟歌（注）.....	70
燕王职剑.....	71
烂柯山（注）.....	71
高槐古柏.....	71
甘罗墓（注）.....	72
白起祠（注一）.....	72
古郾城.....	72
太平天国战刀歌.....	73
仰韶文化遗址.....	73
北魏碑石（注）.....	74
古相思河（注）.....	74
烽火台（注）.....	74
朝阳书院歌（注）.....	74
大悲寺（注一）.....	75
《水陆道场》图（注）.....	75
汉《人生寿长》砖（注）.....	76
六十七军军部歌（注一）.....	76

高砦古庙歌（注）	76
郭巨墓歌（注）	77
刘琦墓歌.....	78
洛川民俗馆歌.....	79
鞞鼓行	80
牛皮箍铜环；	80
果乡行	82
十二生肖咏叹歌	85
牛	86
猫何为奸狗何忠，	88
猫咪咀馋求富贵，	88
第三章 吟唱篇	90
蜜蜂的风格	90
支援.....	91
支援！	92
支援！	92
赶快健全法治.....	92
西瓜上市.....	94
爱情的梦.....	95
夫妻夜磨镰	95
夫妻夜磨镰。.....	95
快乐的自行车.....	96
快乐的自行车哟，	97
石子的赞歌	97
我爱十月.....	98
我爱十月，	98
扬场.....	99
麦海头镰手	99
献给宋庆玲名誉主席	100
高原之秋.....	101
秋阳高照，	101
顽童的争执	101
美妙的滑冰场.....	102
美妙的滑冰场哟	102
观看电影李清照留笔	102
农人的祝愿	103
十六字令·战洪水.....	104
水调歌头·香港回归	104
沁园春·迎九七	105
沁园春·澳门回归.....	105
满江红·闻北约炸我使馆	106
好了歌	107
玩麻将	108
检查团	108

观壶口瀑布	109
泰山.....	109
观海.....	109
刘公岛.....	109
赞诸城.....	110
虞美人·盼回归.....	110
青玉案·倒计时回归日.....	110
摸鱼儿·盼归故里.....	111
念奴娇·壶口.....	111
沁园春·黄帝陵.....	112
满江红·庆盛会.....	113
贺新郎·高槐古柏.....	114
念奴娇·颂建党八十周年.....	114
满庭芳·人民政协六十年.....	115
沁园春·果乡洛川塬.....	116
羌村寻杜甫旧居三首.....	117
吉现村看夜戏.....	118
瞻孔庙.....	118
西湖即景.....	119
海上观日出.....	119
登黄鹤楼.....	119
鼓浪屿岛.....	120
武汉三镇.....	120

作者简介

李湛全，陕西省洛川县人，生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中专文化程度，务过农，当过讲解员，从政四十余年，近半数时间从事基层新闻工作，兼爱散文、杂文及新旧体诗词创作，有作品散见于省地各种报刊杂志。

系延安市作家协会，延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序

银笙

多年前，我曾喜欢过诗。

这些年，走的水多了，我发现诗与山水是密不可分的。

不信？你看，每一处名山胜水总有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诗文。如今旅游热了，每到一处，都有编印成的诗词小册子，让你领略山水的奥妙和神蕴，我广为收集，不觉已厚厚一摞。有些山水未必有那么奇妙，因诗妙詡高，遂成胜迹。故尔，我深切体会到山水因名人诗词而引人瞩目，名人也因山水而流芳百世的道理。

当湛全把他的这册诗歌集送给我时，我十分惊奇！展开一读，不觉被吸引住了。我全然忘记了诗的优劣，被他广泛深入的了解征服了。这些我几十次走过的土地，竟然有那么多或存在或湮没的胜迹。那称为凤栖镇的洛川县城，那马翅谷的血案、那甘罗墓、那古郾城和姚茺古寨……

我所生活的这块土地是一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五千年的岁月留在这块土地上的痕迹有多少？谁也无法说清。不了解历史就寻找不到治理土地的钥匙。从“了解”到“寻找”要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努力。湛全在“了解”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的心血必会为众人所接受、所赞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湛全是我的朋友。在一起搞新闻工作时，他写了不少好的报道。他也喜欢散文，出过好几篇上乘之作。我们是朋友加文友，共同走过了 20 年的岁月。近年来，他由于工作变迁，接触少了些。没想到，他这一变，变出了这本诗歌集，变出了一个新的“湛全。”我很欣赏他的“变。”他走宽了路子，挥舞文学的各种兵器，他为民俗的研究和文学的创作趟出了一条路。

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回首我走过的半个多世纪。我怀念着许多朋友，缅怀诸多往事。湛全是这段历史胶片中活跃的人物。我祝愿他取得新的成就，也愿他把这本诗歌集推荐给众多的朋友，一起回味历史的篇章。

（楷体）1999 年春节（汉体）

自序

《高原的绿》是一部集散文、杂文、新旧体诗词为一体的综合集。《高原的绿》的付梓自感有些勉强。其原因主要是感到过去多年所写的东西档次太低，与诸多同仁的作品相比，自惭形秽，贻笑大方了。好在自古道“好儿不嫌母丑”，此话反过来用就是好母不嫌儿丑了。丑则丑了，文章不够档次也罢，只是已经写出来了，有的已经面世了，不妨把它们收拾到一起，立此存查，也许方便一点吧。

再则古语有“言为心声，字为心画”之说，《高原的绿》所表达的人与事、景与物，年代跨越较大，所见所闻及所发之感慨，大多与时间有关。读此或可以回味过去，体察人世沧桑，感受人生之艰辛，追忆大千世界之多彩，芸芸众生之多才俊，或可作为激励后生之苦口良药。

当然，《高原的绿》本身存有许多缺陷。这主要与本人的知识层面和写作水平有关，诚望过目君子不吝赐教，自当不胜感激。

师银笙老师曾为我的《咏叹篇》写过序，但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时本想出专集，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出。只好在这次和其它作品一起付梓，银笙老师的序也一并奉上。深感内疚，并表歉意。

拙作的付印承蒙多方支持，及诸多同仁、好友的关心和帮助，借此机会顺致谢忱！

（楷体）二〇〇九年十一月（汉体）

（中扉）

第一章 心声篇

观沟黄土原

沟壑在北方黄土高原之普通如同祖国西部、南部之高山纵横交错俯仰即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写山之文可谓多也。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李太白之“噫吁兮，危乎高哉！”都是在写山。而观沟之文则绝无仅有。只记得杜甫在《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有两句写沟的诗句：“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这是杜公在逃避安史之乱期间沿葫芦河川北上鄜州探亲时所写。杜公笔下所展现的是沿川自下而上观沟景的景象。然而，我以为沟壑既然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景致，生于斯栖于斯的高原人居高而临下，俯视观沟，必定会领略到如山一样壮观的沟的另一番景象的。

陕北的洛川原平均海拔 1100 米，是世界典型的黄土塬区。当你站在这块高原的塬头，俯视脚下，你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空旷。这沟的渊深和宽阔会使你回肠荡气，会使你立即体会到“胸怀若谷”这一成语的无比妥贴。如果，你能站得更高一点，那么你将看到的是塬与沟的重叠，无边无际，影影绰绰。这也许会是你想起国画大师石鲁先生生前所画的《转战陕北》的那幅国画巨制吧。

你以为沟壑的景致只是宽阔与深远吗？不，沟壑在一年四季都有它变换的美。

早春，当你站在原头望去，你会嗅到春的最早的气息。那植根于沟壑阳面的山桃野杏在熬过了漫长的冬天，吸足了黄土的养分后，终于展开了满树的花蕾，红白相间，无边无际，向人们争相传递着春的消息。夏季高原的沟沟岔岔都是绿色的世界。万木葱茏一派生机。洋槐树释放着浓浓的甜蜜和清香，白杨树拍击着响亮的巴掌，垂柳翻舞着绿色的裙带。山花烂漫，芳草如茵，百鸟争鸣，这一切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无比的富丽。秋天的黄土沟壑更是一片殷实、富足的美。山梨熟透，沙果放香，酸枣树缀满了繁星般的果实。椿木、沙棘、枫树以及布满千沟万壑的嘉木百卉，在挂满了籽实的同时沐风傲霜，呈现出红一片、黄一片、橙一片、紫一片的色彩，斑斑驳驳，缥缥缈缈。你仿佛是置身于飘动着的彩云间。冬季的黄土沟壑则更有一幅美景：“大雪一降”，千树万树梨花开”，站在塬头一派素色，尽收眼底。那凹凸不平的坡梁，那平地突起的黄土山柱，那如刀凿斧劈的黄土崖壁，已经银装素裹，霎时会变得仪态万千。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一望无际的银色雕塑群。那造型犹如群雄鏖战，犹如万马奔腾，犹如城郭环绕，犹如大海涌波，这不仅会使你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肃然起敬，同时也会使你真正体会到“动中寓静，静中寓动”的美学含义呢！

黄土沟壑的美不仅在其外表而更在其内质。不是吗？这黄土高原本就是宇宙间亿万年前朔风肆虐的痕迹，而这千沟万壑则是暴雨洪流冲刷的“杰作。”这“杰作”一方面造就了黄土塬块的支离破碎，一方面又把宇宙间的洪荒巨变、沧海桑田、历史更迭展示得历历在目。站在塬头，四下端详，你就会把黄土塬块的形成、地壳震荡的痕迹、人类生存的进化审视得明明白白。这会令你感到，观看黄土沟壑如同是在翻阅一部天体演变、人类进化的教科书！这时，你也许就会幡然领悟近年世界黄土研究专家和考古学家频频光临这些黄土塬块的秘密吧。

清晨，当你呼吸着这高原特有的空气，穿过那最适宜在这黄土高原生长的一片又一片的

苹果园林，跨过那黄一片、绿一片、紫一片的高庄稼地，掠过那一张张一大早就在黄土塬上耕耘的纯朴而熟悉的面孔，毫不经意地漫步至黄土塬畔时，朦朦胧胧的晨雾正在千沟万壑中自由飘荡，一轮红日也正在这雾海中冉冉升起。此时此刻，一种深厚、悠远、博大、富丽之感会从你的心头油然而生。至此你才真正感悟到这黄土高原的可爱，这黄土沟壑的耐读，你还真想为这生你养你的圣地奉献点什么哩！

池塘边的小学校

乘车从洛川县城出发，沿咸榆公路北上，约行十公里，在一个 S 形的拐弯处车子慢了下来。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不大的池塘静静地躺在路旁。池塘里盛满着碧绿的清水，几位村姑正在喜气盈盈地搓着衣裳；几头黄牛在一位老农的照管下悠然自得地饮水。水中映出了这一切的倒影，紧挨着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房窑。池塘的旁边竖着一块洁白的牌子，上写“洛川会议旧址。”

啊！这就是洛川会议旧址的所在地冯家村么？这就是中央负责同志在回忆洛川会议时所说的“村子挨着公路，路旁有一个小池塘”么？整整五十年，你这黄土高原土里土气的小池塘能依然如故地静静地躺在这里，面向蓝天，如实地映照着人间的风云变幻，作为历史的见证，你太可贵了！

沿着池塘的边沿车子向东拐去，约行二百米，驶进一个宽敞的小院，这里松柏环抱，鲜花竞放，绿红相映，美不胜收。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会址小院的外围。当年这里并无松柏花草，有的只是一片枣树林。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那时候，这里的枣子刚刚红过眼圈儿。据参加过会议的中央负责同志回忆：那时候，会议开得很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到村外闲逛。休息时只能在枣林子里蹲一蹲，转一转，透透气。记得当时的枣子结得很繁，也有被风雨摇落到地下的，红军首长害怕踏坏了群众的枣子，围座前自觉地把枣子拣在一边。可惜，这片枣林后来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听着县上同志的介绍，我面前的鲜花、松柏仿佛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正是当年的枣树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他们的战友们似乎正在枣林里踱步，正在思考着民族存亡的大事。

步入会址的小院，跨进大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普通的农家院落。大不过三丈见方，院中央有一个圆形花园，三面土墙围着两孔北方传统的砖窑，坐北面南地坐落在围墙正中。是了，这就是中央负责同志回忆中说的“池塘边的一个小学校了。”此时这里恬静极了，连参观的人也不见大声说话，仿佛窑洞里的会议还正在进行。我们首先步入西边的窑洞，一进得门，立即感到愕然：竟然是一些修补起来的破旧桌椅、板凳，临时合并在一起，可坐二十多人。窑洞很旧，光线也不明亮。难以置信，当年那样重要的会议竟会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举行！然而，听了陪同同志的介绍，我终于信服了。原来，这里是村子里的一个私塾小学校。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两位戴着“抗大”领章的红军干部来找学校的校长冯建勋，他们十分和气地称冯先生，并说：“我们想借用学校开会，请你把学生放回家。”说完又借了笔和墨，刷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学校放假后的第三天，村上便来了许多红军和红军首长……。

我们从西窑出来步入东窑，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的住处。”我们一看，里面有一座北方传统的土炕，炕上铺着白色粗布被褥。室内还有一个大方桌，一个大条桌，一把木椅。条桌上面摆置着文房四宝。看来是宿舍兼办公室无疑了。陪同的同志接着解释说：“这次会议，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共来了二十三人，会议期间大都住在老百姓家。”

看着这里的一切，听着陪同同志的介绍，我们的心潮翻腾起来。是啊！洛川会议通过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高度地概括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是我党领导和发动

全面抗战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唤起了民众，同时也唤起了国民党内的爱国者和广大的志士仁人。他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民族是一个永不分离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任何外来力量都无法摧毁的！

洛川会议期间，工农红军即改编为八路军。它和随后改编的新四军组成了许许多多的抗日支队，迅速地开赴抗日前线，挺进华北敌后，挥戈大江南北，收复了大片为国民党军队所丢失的土地，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创建了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的抗日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仅三八年十月，八路军与敌人战斗一千五百余次，歼灭日寇五万余人，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洛川会议的历史功绩是无法估量的！

离开洛川会议旧址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啊！池塘边的小学校，你是这样的普通，但又是这样的不平凡。你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上，留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心上！

枣儿红了的时候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日子。这天，我们来到冯家村，看见村子火红的枣树，想起了三年前的今天。在那雨水和泪水冲刷着神州大地的悲痛日子里，我们参加了冯家村人民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活动。

走进庄严肃穆的吊唁大厅，我看见在毛主席的遗像前堆满了青松、翠柏和无数朵洁白的纸花丛中，敬献着满满的一篮枣儿。这枣儿胖呼呼，嫩生生，红亮亮，在绿树白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鲜艳。枣篮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副挽联：“手捧红枣想亲人，世代不忘毛主席。”

我痴痴地望着枣儿，心里却翻起了大海一样的波涛。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篮普通的枣儿，它象征着七百二十多口冯家村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它代表着冯家村人民三十九年如一日，时刻惦念毛主席的无限深情。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冯家村人民关于枣红时节的深情回忆。

八月，正是枣儿挂红的时候。

枣儿在陕北简直像小米一样普遍，一样受人们珍爱。八月，你到陕北的山乡走一走，那枣儿给你的印象将会十分深刻。窑脑上、崖畔上、村口、路旁、门前、院落，几乎到处都有枣树，每棵枣树差不多都是累累垂垂地结满着枣子，而每颗枣子都红得象玛瑙、火球一样惹人眼，甜得象金梨、蜜糖一样好吃。这时候，要吃枣儿那是极容易的了，行路间随便将手伸出去就可以摘来几颗。如果有事到老乡家里拉话，主人一定会极热情地用木升或是小竹筛儿端来枣儿给你吃。若是主人留你吃饭，那枣儿稀饭就一定少不了。陕北老乡都有晒干枣的习惯。这时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屋檐下，摊着的，挂着的，一堆堆，一串串的尽是枣儿。那火红火红的颜色和翠绿欲滴的树丛、金黄色的庄稼互相衬托在一起，把一个丰富多彩的秋色点缀得更加瑰丽。

冯家村是陕北洛川县咸榆公路旁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和所有的陕北山乡一样，村里村外栽满了枣树，人们也像所有的陕北人民一样热望着每年的枣红时节。然而，他们热望这个时节，却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收获的时节，而是因为有一位擎天的伟人在这个时节来到了他们村。

那是一九三七年，一个风悲云怒的年头。这一年，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然而，抗战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筑成全面的民族抗战。相反地国民党反动派在卢

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提出以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从卢沟桥同时撤退为条件，进行投降谈判。直至七月十七日，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才勉强宣布对日作战，而且态度动摇，拒绝实行任何有利于抗战的民主改革，压制人民群众，采取单纯的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致使国民党统治区局势急剧恶化。卢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天津相继失陷，日寇沿平津、津浦、平绥、同津四条铁路长驱直入，侵入华北平原进而威胁中原。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危亡在即。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战胜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不辞辛苦，于八月二十二日从延安远道来到洛川县冯家村，与另一部分正在向抗日前线挺进的中央首长汇合，及时地召开了党的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那时节冯家村的枣儿刚刚红了脸。毛主席来到村子上，就住在一所周围栽满枣树的小学校里。学校只有两孔砖窑，一孔为毛主席所住，一孔为政治局会议室。两孔窑洞一孔室内除有一陕北土炕外，其余仅有的只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小课桌。再加上当时这个村庄还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因此，一切还必须在秘密中进行。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和危险的环境中，毛主席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在冯家村度过了四个不眠的昼夜，亲自主持了会议，制定了举世闻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指出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就在那红枣林荫之下，毛主席写下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光辉著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的伟大号召。

毛主席来到冯家村的那些日子里，村里村外驻满了红军：灰军装，红领章裹带扎在半腿上，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姿飒爽。那些天，村里村外贴满了红色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实行减租减息”，一看就使人精神鼓舞，力量倍增。那些天，冯家村的人民时而又可以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其它中央首长在会议休息时间，一起谈笑风生地漫步在火红的枣树林下。

枣儿啊，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胜利的先兆，你是冯家村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你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了一个颠覆不灭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出火坑。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才能真心领导中国人民把万恶的日寇赶出中国领土。

事实也正是这样。就在洛川会议期间，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挺进华北敌后，挥戈大江南北，收复了大片为国民党军队所丢失的国土，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几十块总人数达千万以上的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取得了光辉的战绩，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枣儿啊，你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你还是冯家村人民朴质、纯厚的结晶。你把冯家村人民对毛主席无限深厚的感情全部酿进了你蜜一样的果质里。

转眼三十九年过去了。在这三十九年的日日夜夜里，冯家村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特别是每当那一树树枣儿红透了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冯家村的情景便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记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我们因下乡来到了冯家村一个名叫冯山的老大爷家里。一进屋，一眼就看见在他家的正壁上贴有一幅毛主席的彩色画像，画像的两旁悬挂着两串鲜红鲜红的红枣。我当时有些不解地问：“春节过了这么久，您有枣不吃挂在墙上图啥？”老人见问笑着说：“你问这两串枣吗？哈！这可是新枣不红不能吃呐。”接着他便无限深情地叙说了挂枣儿的来由。他说：“自从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冯家村以后，冯家村的人民就不约而同地把枣红时节当作毛主席来冯家村的纪念日。每到枣红时候，人们都望着一棵树火红的枣林谈论着

毛主席到冯家村的情景，讨论着毛主席、党中央这阵子又做出什么新的决策，小日本这阵子被咱们的八路军、新四军赶到什么地方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又望着枣儿盼着‘蒋该死’赶快垮台，盼着中国赶快解放，盼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来冯家村……。”就这样，伴随着一年一度枣儿红，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冯家村人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接着，又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走上了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如今，家家户户都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说着他又用手指着炕上铺的、盖的和大囤、小囤的粮食高兴地说：“如今我家八口人，吃的，穿的，样样不缺。这可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再接着，他又谈到了挂红枣的起因。他说：“刚解放的那一年，也是枣子红了的时候，政府给我分了房，分了地，分了东西。当我一搬进新居，就和老伴急急忙忙地步行到县城买回了一幅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贴在墙上，一切布置妥当后我和老伴又一次次望着毛主席的画像端详起来。结果端详来端详去又觉得还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配挂在毛主席画像的两边，以表示咱们对恩人毛主席的无限感激和思念之情。想来想去，还是老伴脑子灵。她说：‘你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到咱村的那年是八月枣子红了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毛主席忙于研究救国救民大计，加上当时咱的这块地皮还在蒋该死的手里。毛主席、中央首长的纪律严明，红军战士谁也不肯吃咱一颗枣。为了这事，咱村的男女里外没有不感到惭愧的。现在，全国上下红成一片了，咱把咱的红枣儿穿两串挂在毛主席画像两边，一来表示咱冯家村人民永远不忘当年毛主席来到冯家村，二来表示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再到冯家村，请他老人家亲口尝尝咱冯家村的红枣。’我当时一听，感到老伴的话真真说到咱心上了。于是，他俩便精心挑选了两串枣儿，恭恭敬敬地挂在了毛主席画像的两边，每年到了枣红时节再换旧的，挂新的。”

多么深厚的情感！我听了冯山大爷的介绍，不禁为两位老人这种真挚、朴素的感情所深深感动。

九月九日，当巨大的噩耗传来以后，冯家村人民便立即沉浸在了滂沱的泪水之中。人们怀着巨大的悲痛，不约而同地奔向那一片片火红的枣林，追寻着当年毛主席来到冯家村时留下的足迹。人们把红枣儿一把把地捧在手上，痴痴地看着它，让雨滴般的泪水把它冲刷得透红发亮，人们把一筐筐红枣摘了回去，恭恭敬敬地敬献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像前。敬献在吊唁大厅的红枣更是经过了精挑细选，一共七百二十一颗，代表着七百二十一口冯家村人民的心。还记得当人们把这一颗颗红枣沉重地投入到那竹篮子里的时候，每个人又不约而同地从肺腑里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没有死，您永远活在我们冯家村人民的心中，我们冯家村人民世代代不忘您的恩情，世代代高举您的旗帜，沿着您指引的革命道路，勇往直前，永不止步。”

时间过去将近三年。又是枣红时候，我又来到冯家村。当我看见一片片火红、火红的枣林，看到冯家村人民在以华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两年以后所取得的新的成就，仿佛又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战功卓著的中央首长满面笑容地来到了冯家村。

（楷体）（发于 1980 年《延安文学》）（汉体）

囤儿

我家的窑后掌有两个囤儿。一个扁囤儿，一个圆囤儿。那扁囤儿大一些，可容五石粮；那圆囤儿小一些，可容三石粮。两个囤儿都是一律的荆条儿编成。由于编技的精巧使囤儿的全身都呈现着细密而好看的波纹。囤儿的内壁是细泥抹的，由于抹后又经了阳光的曝晒，显得既平整又硬邦。

论起来，这囤儿也确是不错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长时期地空着肚子。由于经常空着，也就显得是个废物了。记得有一年，为争论留它还是毁它我们家还起了一场风波。那年

秋里，连阴雨不住点地下了二十多天。屋内的柴禾烧完了，外面的柴禾全都是水淋淋的，眼下烧饭成了问题。于是妈妈提议，剁碎囤儿当柴烧。她的理由是：多少年了，分的都是升升粮，斗斗粮，现有的盆盆、罐罐、瓮瓮都盛不满，闲着留它既占地方又碍眼，毁掉了倒宽展点。妈妈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我和弟弟的赞同。因为，用囤儿盛粮的事，好象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那么一瞬间，而此后，我所看到的这个庞然大物的作用最大就是能放几件破烂儿。而弟弟，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压根儿就没见过用囤儿盛粮食。他真巴不得烧掉它，使地面更宽一点，玩起来更方便呢。

可是，我们的提议一概都遭到了父亲的痛斥。他斥责妈妈是“败家子”，斥责我和弟弟“屁也不懂！”他斥责了很多，但我却发现，他的斥责是空洞的，是没有丝毫说服力的。因为，在他所有的斥责中，没有一句话能说明留下这东西的用场。因为多年了，我们发愁的倒不是有粮无处存，而是粮少几乎填不饱肚皮。因而，斥责归斥责，不毁归不毁，不服归不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父亲自从那次动怒之后，他自己倒首先对囤儿冷漠起来。过去，他常对囤儿有一种爱惜之情。现在，他竟懒得多看一眼。更甚的是，过去每到夏季，湿气上升，为防囤儿受潮沤坏，他总是抽空儿要把它搬出来晒上几回。而后来，他再也不吭声了。有一次，妈妈出于对父亲的屈从，主动提醒，要把它晒一晒，父亲反倒冷漠地说：“烧掉它吧，烧掉它吧，留下它确实没有用处，没有用处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两个囤儿虽然是保留下来了，但它们所受到的待遇确乎是冷漠的。

然而，囤儿终于有了它自己应有的用场。那是去年，队上实行了责任制，我家包种了三十亩地。春种、夏管、秋收、碾完、晒干、扬净、交完定产，还足足长出了十石粮。粮食拉回家，妈妈早已把囤儿收拾得干干净净。于是，一装装，一石石，珍珠玛瑙般的颗子不住地往进流。不一会儿，扁囤儿冒尖了，圆囤儿也冒尖了。而剩下来的颗子还足有两石多。这时，还没等上父亲开口，妈妈倒抢着提议：“明儿上集，必要再买一个囤儿来。”

谷子

每当我吃上黄灿灿的小米，总由不得要想到谷子。

我的家乡在陕北黄土高原，是生产谷子的地方。从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就是以种谷为主。那时候还是个体耕作，我家共有十亩地，其中半数都是谷地。每年四月一过，我们便全家出动，开始下种。这时候的分工是，父亲摇耩，母亲牵牲口，爷爷踩谷，我和哥哥帮忙打土块。谷子入土以后十来天出苗，二十多天间苗。间苗，这在谷子作务中算是顶复杂的活。爷爷常说：“锄谷如绣花。”因为苗与苗之间的固定距离只有七八寸，又要一次定“乾坤。”像这样的活计，通常除了爷爷、父亲、母亲外，我和哥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然而，用上我们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就是锄谷（相当于松土、中耕），因为锄谷同收麦的时间差不多，一方面忙，另一方面比较容易掌握。因而，我们便在爷爷的带领和指点下，嘴里不时地哼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小诗，开始了农事启蒙学习。

在我的记忆里，谷子的生命力是极强的。我们陕北沟壑多、土地薄，十年九遭灾旱，娇贵一点的庄稼在这里很难落脚，落了脚也是涝了收，旱了丢。而谷子却不是这样，它不仅能扎根于我们陕北的穷乡僻壤，而且旱涝都有收。

谷子出身寒门，但却并不难吃。我们陕北地方向来苦吊，一年吃麦子的时候极少。大部分时间是吃小米。小米干饭、小米焖饭、小米稀饭、米黄、米糕，不管哪一种吃起来都净香净滋养人。特别是小米稀饭，老百姓有一句很风趣的话叫：“老婆娃娃热被窝，小米稀饭泡蒸馍。”的确，在寒冷的冬天那黄胶胶、香喷喷、热腾腾的小米稀饭吃起来真是既暖和又解馋。

谷子是最好的备战度荒粮食。因为，它首先是耐储存。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它可以安

然无恙地保存好多年。我们陕北很早就有就地囤谷的习惯。打完谷子后把吃用的留足，然后就地挖个土窑，周围铺上谷酿子，把谷子倒进去，用土封盖好，留一个气孔。这样一般都能保存几十年，遇上灾荒能用上。在战争和荒年，小米不但能应急，谷糠也能救命。爷爷说，在人犬相食的民国十八年，他、祖母、父亲和姑姑就是因为弄到了三斗谷糠才侥幸活命。多少年来，我们陕北就有“富不离糠”的说法。其实，这都是从饥饿和死亡中总结出来的啊。

童年的生活像烟云一样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参加了革命。后来又进了大城市，住上了比较排场的楼房。一天三顿，吃的是大米、白面。然而，尽管如此，我却仍然爱吃小米。我家五口人，月共一百四十多斤粮，至少要买二三十斤小米。每天照例要喝一顿小米米汤，一周半月还要吃一顿小米干饭或焖饭。天长日久，其例不变。邻居们取笑我是脱不了陕北“黄米虫”的凡胎，我却感到这是一种十分满足的生活。

然而，这种自以为满足的生活终于过不下去了。这是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以后，农民种什么粮食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这个需要就是大种高粱。原因是高粱高产，而愈是高产，就愈证明革命。正是由于这样的逻辑，粮食供应的规矩被打乱了。开始是限制供应小米，每人月供应二斤，再后来是一斤，再后来就是以高粱代替了。高粱怎么能代替小米呢？尽管有人向我极力地宣传高粱如何比小米好吃，我也无可非议，然而我的不客气的胃却不买这样的账，它竟向我发出了各种难堪的反应。随之爱人和孩子也跟着叫起苦来了，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倒霉的事情终于又来了。一九七五年，我爱人的胃溃疡又犯了，医生吩咐要以流食为主。但流什么食呢？大米米汤淡然无味，而水她又不愿喝，高粱米汤只能加重病态。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又想起了小米，于是给在家的哥哥写信乞求寄一点小米来。一周后收到了哥哥的回信，内容却是这样的：

（楷体）“来信知悉，小米一事实难办理。因为近年县社领导一再强调种高粱，谷子早被挤掉。今春咱村队长因自作主张种了二十亩谷，竟遭到挂牌巡回批斗，说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种好的谷子也被翻掉，现在家乡都是吃高粱……。”（汉体）

是吗？种谷子也要犯方向路线错误，我愕然了。也许是由于感情的冲动，关于谷子的许多印象又乱纷纷地闯入我的脑海：不是说中国革命就是从小米加步枪起家的吗？不是说谷子在中国历史上最少也有五千年的历史吗？不是说两千一百年前的西汉马王堆古墓中就有保存完好的谷子吗？不是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谷子遗迹吗？我真不明白，他们那些时代的人们到底执行了什么路线？而且又何以使这古老而又纯朴的中华民族繁衍延续至今？

我终于乐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哥哥自家乡捎来的一袋小米，并附有简短的家信：“捎来小米一袋请收，现在谷子在家乡又发展起来了。到处都是开展科学种谷，光是新的品种就增加了十多种，作物也有了许多革新。五六百斤的亩产是普遍的，许多地方都有了千斤田块，谷子再也不被认为是低产作物了……。”

也许又是因为感情的冲动，一个新的印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金风飒飒，秋阳高照，缎子一般金黄的谷子挤满了平川、梯田、山梁。有大红袍，有叶竹青，有冲天棒，有奴子黄，还有许许多多我所不熟悉的新品种。它们一个个垂着沉甸甸的穗头，迎风摆动。山山洼洼，到处都是收获的人群，家家户户都在飘荡着新米的芳香。人们脸上泛着幸福而又满意的光彩……于是我又从谷子的事想到了许多，我默默地祝愿：赶快停止过去那种像谷子一样的恶作剧吧。

娘家

舅家之于我，似乎就那么回事。然而母亲提起娘家，却总是一往情深。她常说：“八十岁老人都想娘家哩！”是啊，她老人家如今已是年过古稀的人了，可是每当拉起娘家的事，

总是那样不知疲倦，那样神往。

自然，舅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那里有弯弯曲曲的山路，有水流湍急的小河，有枝繁叶茂的古槐，有坍塌破败的古堡，有出锅馒头似的山丘……。然而所有这都似乎不能使我体会到它与别地的差异之处。可是母亲就不同了，她能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往事联系在一起，使那里的山、水、草、木都能产生出奇妙的魅力。

闲下的时候，母亲常常给我们拉起做姑娘时的往事。她说：“那时候我们一帮女孩子还只有咱们妞儿那么大哩（妞儿是我的女儿，今年只有六岁）。那馒头似的山头是我们摘食野果子的地方；那弯弯曲曲的山路是我们采集山菊花的地方；那淙淙流淌的小河是我们洗涤野菜的地方；那破败的古堡是我们捉迷藏的地方；那高大的古槐是我们一起游戏的地方。我们游戏的样儿可真多：有‘摆绉绉儿’、有‘点羊蹄儿’、有‘割韭菜儿’、有‘抬花轿儿’。我们顶爱唱的儿歌是：“你妈妈打你你不成材，谁叫你露水地里穿哟红鞋……。”

年轻的时候，母亲大约每年都要去一次娘家的。有时候我也有幸随着去。母亲骑着毛驴儿，我被捎在毛驴的屁股后面，由父亲赶着，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慢悠悠、慢悠悠地走。那情形简直像是在大沙漠上跋涉。

舅家距离我们大约有七、八十里地，靠毛驴行走得用一个整天。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够远的了。我屡屡因为还不得到达而焦躁、颓丧。而母亲呢，她却是那样精神抖擞，充满信心。

母亲到了舅家，那就更加活跃了。她既要跟外婆、外祖父拉话，又要走家串户，看望她的伯叔哥嫂。东出西入地累得她精疲力竭，但她却还是那么兴奋。仿佛有一种神来之力在她身上起着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儿女们的拖累，母亲去娘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如今，她更是银发灿灿、老态龙钟，心虽有余，而力断难从了。可是尽管如此，老人家思念娘家之情却仍未见稍减。心稍有闲便要旧话重提。使人听得最多是：

“那山路还在吗？那河水还流吗？那古槐还繁茂吗？那堡子仍旧是那样吧？那山上还长着野菊花吗？那歌儿还有孩子们唱吗……”

母亲对娘家的感情何等真诚，何等深厚，何等炽热！我明白了，这不正是人们对祖祖辈辈劳作生息的土地，对养育着自己的父老乡亲 and 故乡热土的最真挚的深情？这种眷恋故土的深情，不会因岁月的流逝、地域的阻隔而减弱，而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体验的加深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强烈！

一九六九年，远离大陆的于右任先生去世了。临逝前他曾经无限深情地嘱托：死后把他的遗体安放在玉山峰顶面向祖国的大陆，并遗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噫嘻！先生之心与老母之心何其相似乃尔。是的，此时此刻不知人间有多少游子在思念着百里、千里、乃至万里以外的“娘家。”

归来吧，远方的儿女们”，娘家”在呼唤着你们！

（楷体）一九八三年获《陕西教育》征文甲等奖）（汉体）

陕北的瓦器

说起陕北人民的古朴之风，人们首先会想到窑洞，诸如砖窑、石窑、土窑。而和窑洞最能搭配起来的，我以为又要推瓦器。

你来到陕北乡间，任意走进一家，端端的向后窑掌看去：可窑掌立着一座厚方塔似的榭架。陕北老乡称之为“板间榭儿。”板间榭共三层，第一层通常排列的是瓦盆儿，用来和面、泡菜、盛放熟食；第二层排列的是瓦瓮儿，专为盛米、盛面；最高层排列的是瓦罐儿，盛放油盐、辣子、稀有杂豆以及各种蔬菜籽种之类。除过这些，瓦器还遍及着生活的各个角落：

墙上悬的是瓦筷筒儿，桌子上搁置着的是瓦帽筒儿、瓦砚物儿，炕头上放着的是瓦枕头儿、瓦灯台儿，地下立着的是瓦蹲儿、瓦玩具儿。

这些各种各样的瓦器，虽然用途不同，形状各异，但仔细一琢磨，它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特色。一曰古。你看这些瓦器，无论是质料和造型，都很与人类初入文明时期的古陶相仿。用料一律为红胶土，造型多为仿古式。有肚大口小的，也有口大肚小的，有以老树为形的，有和宝塔相似的；二曰雅。这些瓦器，虽系泥制火烧，但是由于造型精巧，色泽朴素，再加上乡间妇女的精心排列，认真擦拭，或者搭配一副“大一件小一件件件光洁；低一层高一层层层美观”的对联，或者再请油漆匠在上面画上一些鱼儿戏莲、富贵牡丹图之类的花卉，用清漆一涂，既美观又光亮，这就更使农家小舍出现了一种雅气。三曰实用。由于瓦器有隔潮、吸湿的作用，因而无论盛放熟食或者是粮食、籽种都不易霉坏。再加上这些东西使用起来轻便，且又价钱低廉因而倍受农家小舍的欢迎。

形态古雅、轻便实用的瓦器虽然备受陕北农家的欢迎，但是在前些年“大批资本主义”的时候却几乎绝迹。那时的作匠们都去学了大寨，轮盘子只好闲下来。好在那时候粮也少，即便有也无什么可盛。因而，虽少却也倒不感到供应紧张。然而眼下政策活道了，轮盘子能转了，供应反倒吃紧起来。这原因大约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农民的粮多了。

现在，在乡间或集镇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面有烟火之色的瓦器匠们用车子拉着满车满车的瓦器，或是出售，或是换粮食。他们为了招引更多的买者，还不时地用烟锅头儿把瓦器敲得当当、当、当的山响，又好听又有节奏，就像秧歌队敲起了喜庆的鼓点呢。

（楷体）一九八六年《陕西日报》（汉体）

牛

我的乳名叫牛娃。听母亲说，这是四十年前，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天，爷爷买回了一头牛，而这牛是他为之奋斗了半世所获得的唯一宝贵的家产。爷爷爱牛又爱孙子，于是，在他的提议下我就以牛为名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爷爷几乎把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牛的身上了。他与牛早晚相陪伴，牛的温寒饥饱与他的喜笑忧伤常常连在一起。牛成了他的至爱亲朋，他也一刻不能没有了它。而这畜牲也确够朋友。在那苦难的年月，牛为我们全家分担了忧伤。我家那十亩瘠薄的土地上，有它的汗，有它的粪，有它负载牵引奋力往返的蹄迹。它以自己拙笨而虔诚的力，拯协我们一家于死亡线上，它的全部辛劳有烈日在目，有星月作证。

解放了，不久又成立了合作社。牛归了集体，爷爷当上了饲养员，他所照料的牛就更多了。那些来自全村三十多户的四十多头牛该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那红的，红的象枣儿；那棕的，棕的像骆驼。那些各种不同的牛脾气，更是既叫你好气，又叫你见爱。有的性烈好斗，有的温顺平和，有的倔强顽皮。然而，千差万别，却都无碍于它们一个个吃苦耐劳的本性。

那时候的机械化和化学肥料还是不多的。全村千余亩土地的耕耘、收获的任务（包括肥料的来源）大都是靠这群牲畜完成的。春天来了，牛们纷纷出套，耕种耙耩一顶到底。夏天到了，场里地里又都是牛们“唱主角。”秋天来了，拉运碾打，秋翻倒茬又都是牛们的事。到了冬季，该是牛们休息的时候了，然而，到了这时，人们便把平常加给它们的硬饲料减了下来。

爷爷对牛的关照是备至的。每年立夏之日，他都照例要给每头牛灌上三至五两清油，说是在给牛清肠胃。暑期到了，他又特别注意牛的热冷均衡，出工刚回的牛绝不立即牵进圈棚或饮给过于冰凉的水。到了冬季，他又总是提前打好草帘，备好温水锅，做好防冻准备。每到青草旺盛的季节，是牛们节省饲料草的时候。这时候一有空儿，爷爷就把牛赶到沟洼去放